

文章编号: 1008-1658(2006)03-0077-04

# 历史范畴的哲学审视

陈 雁,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从 18 世纪末开始, 历史学一直以追求客观性为其研究方法和目标, 将其自身立于自然科学之行列, 多数学者承认历史叙述中渗入了叙述者个人的思想观念,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从叙述角度出发, 强调要回复史学在科学外诗性即文学及修辞学维度, 这使得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点, 从历史的概念、性质、特征, 阐述了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

**关键词:** 历史; 定义; 性质; 内容

**中图分类号:** B03 K01 **文献标识码:** A

## Philosophical survey of history category

CHEN Yan ZHU Han-guo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7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history has always taken pursuing objectivity as its research means and aim.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history many scholar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history narratives involved personal ideas and there was subjectivity in history research. This idea has been canonized by some postmodernists who deem that history was only imaginary texts. It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at there is both truth and imagination in history which depends on the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of history itself.

**Key words:** history; definition; character; content

什么是历史, History 一词在西方的主要语言中有多重涵义, 它既可表示历史, 也可表示历史事实或历史学。许多国家用历史及对它的记载、整理、研究这样众多的涵义来解释“历史”, 我国也曾把二十四史和历史记述称为历史。随着史学界对于历史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和再探讨, 关于历史的概念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究竟什么是历史,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要明确其定义, 仍有种多不同的说法。

## 1 哲学视野中的历史界限

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他认为历史问题是从叙述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提出的, 这样的历史问题与任何一个现实的、叙述者所经历的问题一样就具有了当代性。历史与人的思想是同一的, 而活动的思想又

是当代人的思想, 因而一切历史又总是具有当代性。克罗齐强调了人的主观思想在编写历史过程内在的作用, 但他又认为精神之外无实在, 否定了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在他看来, “当代性不是某一历史的特征, 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sup>[1]3</sup>, 这就是说, 具有当代性的历史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历史, 人们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 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 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克罗齐强调从现在、从当前出发来解释历史。他说: “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 限制在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 我们就容易看出, 这种历史和亲历的及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sup>[1]3</sup> 历史问题是从叙述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提出的, 并因此具有了当代性。从当代出发的历史, 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 历史永远是合乎精神生活本质的当代史。

收稿日期: 2006-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4J00035)

作者简介: 陈 雁 (1977-), 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近代历史研究。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是基于精神创造历史、历史与精神同一的前提确立的。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它是精神的创造物,从历史认识者的角度来看,只有从当前生活兴趣出发,人们才有可能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而且历史认识者总是以现在的心灵状态来理解和阐释过去,没有进入人们当下视野范围内的历史是与人们现在的生活失去联系的历史,是死的历史,只有当现实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的时候,历史才成为活的历史,成为当代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历史事实和材料“暂时尽管是无形式的,不连贯的,无意义的,但对于未来的史学家和需要用它们的人们却是宝藏”<sup>[2]</sup>。这说明,历史不只是单纯的客观知识,而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联系和对话,是现在对过去理解、阐释的结果。从历史的当代性出发,克罗齐主张严格区分历史与编年史,认为先有历史,才有编年史。这就是说思想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认为史料存在于历史之外的看法也是一种应予以消灭的假想。”<sup>[1] 11</sup>

克罗齐还认为,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编写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抄录资料,如果没有历史思想的介入,就会依旧只是文献汇编,即使具有严肃和科学的外表,但是缺少精神上的联系,所以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他用思想来统帅历史,把历史完全归结为当代性,他强调了历史诠释中的主观性,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克罗齐认为精神之外无实在,这就用主观性完全代替了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否定了历史本身的规定性。历史固然并非纯粹的过去,但它也绝不是纯然的现在,真正的历史应该是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是两者的对话和沟通,是存在于现在的思想对过去的事实和发展进程的阐释与理解。

英国文学家、艺术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sup>[3] 244</sup>,和克罗齐一样,科林伍德重视精神和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sup>[3] 244</sup>

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家不仅要重视历史事件,更应该重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因为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控制的,有了某种思想才会有某种行动,思

想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像原因在科学中起到的作用一样,思想就是历史的原因。他强调了历史行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同时,也因此而缩小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他揭示了历史认识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特殊性,但是他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主观主义。他认为历史理解就是认识者对已成为历史的思想在心灵中的认同,即理解历史思想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字句来表达,它的动机何在。

重演过去的思想,必然要涉及到历史事实或者说史料证据与当下的理解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固然要从一定的史料证据出发,但又不能仅仅关心作为思想之外部表现的那些事件。他把摘录和拼凑各种证词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学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在他看来,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因为它只是涉及到了外在事实,而没有发现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他认为大部分历史学都仍处在剪刀加浆糊的水平上。

科林伍德强调历史学家必须运用他的想象,想象能弥补历史材料之间的裂隙,赋予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连续性。他甚至宣称“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可见,科林伍德已经完全否定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而否定历史过程客观性的结果必然导致否定历史发展客观的进步规律,他把历史进步归结为思想发展的结果。他认为不存在客观进步规律,历史发展不过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结果,历史对象本身就包含在人们心灵的思想之中,因而历史的延伸和承继是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这样科林伍德就和克罗齐站在了历史是当代史的同一直场上,历史通过理解和解释就合并到现在的思想中,并获得延续。他们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否定历史过程的客观性。

## 2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就是文本”,这也与传统的历史观显然是大相径庭。而美国当代史学大师海登·怀特将历史说成是文学虚构的文本,他强调每个历史文本同样也是一个文学文本,应统一于文学原则。叙述主义历史学是对亨普尔的普遍法则解释模式的反驳,而怀特则以他所提出的颇有创见的“元历史学”理论成为叙述主义史学最全面、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怀特还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文本本质上与一个文学文本没什么两样,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最终不由与其研究的主题有关的东西来决定,而是由文学原则来决定,一些如“情

节构筑”和“比喻的选择”等文学因素所能给予的有限的选择。在怀特看来,“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sup>[4]</sup>

怀特鼓励历史学家们摆脱所谓的历史重负,认为历史可以随意、主观地进行构造,从而彻底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根据怀特的观点,历史叙事是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历史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一个故事的形式,超越历史文本的表面层次,存在着深层结构性的或潜在的内容,这种内容一般说来是诗性的,尤其是语言学的,历史学家以自己使用的语言而构成作为叙事表述对象的主体。

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对解释策略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怀特进一步划分了深层的概念结构,目的是解释决定选择某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样式的气质性情。他认为,在基本的语言结构中有4种比喻法:隐喻、借喻、提喻和反讽,历史如同这些比喻形式,使得各种历史事件以各种间接的或比喻的话语来表达,它们对于理解历史叙事中这些比喻的运用尤其有用,通过这些比喻的运用在明确的散文表述中抵抗描述的经验内容,能够以预先审美观点理解并为有意识的理解作好了准备。隐喻是基于相似原则,反讽则是基于对立性原则来使用的。怀特认为,历史叙述如果被认为是有条理的,它依赖于起决定作用的比喻表达模式,历史叙述主义的中心任务是描述历史文本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不确定的,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内在于语言之中。

### 3 传统历史观的演变

最终该如何解释历史,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就性质而言,它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强调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或者说不确定性,这是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性质出发来阐释历史的。而“历史即是文本”、“作为虚构文学的历史文本”的提法,不仅强调了历史所具有的主观性,还突出强调了历史存在或延续的呈现方式。

历史不仅具有客观性还有不确定性。过去的事物和过程是客观的,虽然事物过程在发生时有人的动机参与,具有主观性,但只在当时具有主观性,当其成为历史时,这种动机也随之转变成客观的了,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历史不能重演,无论过去人

们曾怀有多少动机去促成一件事情的发生,对于后人来说这些动机都是客观的。尽管当代人对历史事物和过程的叙述多少含有叙述者本人的思想观念,但其内容要求是客观的,是后人不可更改的。就历史的不确定性而言,历史本身是不断发展和延续的,它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事物和过程具有时间性,正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过去的事物和过程已不再完全是其本身。也如同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从幼年到老年是一个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人们在记录历史事物和过程时带有主观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一事物或过程的记录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历史的记录有个人的观念参与。

既然历史本身一方面是过去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这些客观存在的记述,使历史具有两面性,有人说历史是科学,有人说历史的艺术,运用科学方法去考证历史实物的时候,历史更接近于科学,但当人们记录历史事件时不自然地会加入个人认识的主观性,这时候不仅与历史认识者的身份、知识构成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时间与空间的约束,此时历史更接近于艺术。但无论怎样,历史具有两面性,不能将其真实性归结于历史的叙述方式上,如果说历史是一种文本,是一种观念、一种虚构,那么任何一门科学也都具有表述方式上的主观性和虚构性。

历史叙述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记录,另一是将这些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某种整体的记述。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人们对它的记述却带有主观性,面对同一客观物,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描述,即使是同一个人,假如在不同时期面对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历史具有时间性,已逝去了就不可再逆转。人们在观念上对史学看法的转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变迁的,无论用史学取代文学还是用文学来取代史学都未免过于极端,甚至使许多学者走进一个只在文本上纠缠不清的哲学圈套。

人们对过去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过程的叙述是历史构成的主要部分,那么叙述文本便是这一部分生成的主要载体。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借助于过去的说法和记载构成新的见解和思想,并记录下来形成新的说法和记载,这些新的说法和记录往往是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文本是历史叙述

产生的重要载体。于是有人提出“历史就是文本”，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说成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是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sup>[5]</sup>。这种说法把历史学变成了文学，认为史皆文也，这一观点让人震惊，引来不少争论，其中也有不少支持者。

而将文学著作纳入到史学范畴，在国内是早有渊源，《文史通义》的开篇中曾提出“六经皆史也”<sup>[6]</sup>。这在当时，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都是一大争论。后来有人强调要“文史互证”，而今天有人支持历史只是“虚构的文本”这一观点。可以说，从 7 世纪至今中国的史学思想经历了从“文即是史”到“史即是文”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相似甚至是重复论证的环节出现了，后现代学派所提出并引起争论的“历史是虚构的文本”，强调了历史编纂很大程度上受编写者个人观念的影响，只是在表述方式上不同而已。但事实证明，无论人们如何强调文史之间的联系，也不能抹杀他们之间在本质上的差异。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当有好的文采，语言应该简洁明快。但是，不能因文采而牺牲真实性，历史著作以真实为第一位，修辞只是第二位的，绝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关系。

#### 4 结语

究竟什么是历史？还应当首先从其包含的内容说起。历史本身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指过去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过去某些事实的理解及其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过去曾经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过程要依赖人们对它的记录来传播和延续，而人们所做的历史记录又要忠实于过去的事物或曾经发生的过程。也可以说，

前者是后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二者相互依存并同属于历史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区别而言，由于事物和过程总是发展变化的，其本身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即使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实物，记录者可也要看到时间留在实物上的痕迹，因此，不同时期人们对过去事物或过程的记录有所不同，甚至所记录的事物或过程已不是其本身。人们在记录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存在于过去的事物和过程里，同样，曾经存在和发生的历史事物和过程并不能完全地包容在人们后来的记录中，二者虽有重合之处，但并非完全是同一。过去的事物或过程是历史的，而编写历史的思想和观念是现时的，“历史的”与“现时的”相对应，历史就是在这种相对中生成并延续，也是在我们的理解中富有生命而长存不息。

#### 参考文献:

- [1]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 克罗齐. 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 [M].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 [3] 科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4]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 [J]. //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62—163
- [5]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6] 叶 瑛. 文史通义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